



## 父亲的背影

刘学光

那年寒冬,上世纪80年代末。一天中午,大雪飞舞,寒风狂啸。父亲背着用塑料纸包裹的铺盖卷,来到我参加工作几个月的大门口。他高大挺拔的身躯显得很单薄,头戴落满雪花的海军蓝棉帽,眉毛、胡子上挂着一层老厚的雪沫,一双旧棉鞋踩在雪地上,脚窝老深,不见鞋子光见脚腕。当我见到父亲时,父亲已经在单位大门口站立好一会儿了。

在宿舍里,我弹去父亲身上残存的碎雪,急忙倒了杯滚烫的白开水给父亲取暖。父亲两手冻得通红,搓着手跺着脚,边埋怨这风雪肆虐的鬼天气,边跟我说着母亲怕我冬天挨冻,缝了床厚棉被送给我。我既为父亲的到来感动,又为父亲的担心埋怨。那天的确很冷,寒风刺骨,雪花狂舞,天阴风怒。宿舍屋檐下的冰凌尖尖的,似冰刀,直直的,像冰锥。

傍晚,我下班到食堂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给父亲买来一瓶“烟台白干”和“大前门”香烟,让父亲享受一下,也算是款待着。父亲怪我乱花钱,并不高兴,绷着脸一点笑意没有。我知道父亲心疼我花钱。因为父亲是一

位很节俭的人。我俩坐在床沿上,拖来舍友的柞木箱当餐桌。我给父亲倒满一小铁皮罐头盒白酒,父亲慢慢仰头喝下,也打开了久违的话匣子。给我讲了“吃亏是福、勤劳是得、懒惰是祸”等好多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父亲读过书,在村中担任会计,算是村中的文化人了。因而说话也哲理丰富。父亲喝得很尽兴,当知道我担任了团支部委员,还在单位举办的歌咏比赛、诗歌征文比赛中获奖,更是精神为之一振,兴奋得像个孩子。当知道父亲要乘晚上最后一趟去北京的列车赶回百公里外的家乡小城、农村老家时,我翻脸般不肯。可是父亲来时已买好回程车票,我无奈,只好依了他。

那时的烟台,公交车停得很早,我只好骑自行车送父亲到火车站。大街上的冰辙凹凸不平,寒风不时声嘶力竭地嚎叫。父亲不坐我的自行车,我只好推着和父亲一路走着。幸好火车站离我单位不太远,也就七八里路。父亲酒后通红的脸,在微弱的街灯映衬下更显红润。我们一路走着说着。“你二大爷家的大儿子去当兵了。三大大妈家的大闺女结婚了。四大大叔家的二儿子生了个大胖小

子。后街老光棍家的大黄狗下了八只小狗娃呢,可爱极了!”父亲一边说着家乡的轶闻趣事,一边抽着“大前门”,好不惬意,开心满怀。我听得津津有味,好像已经站在了家乡的村落中,身临其境。

火车站到了,在检票大厅,父亲不让我送站。父亲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定好好干,长点志气,干出个样来。”我认真地地点着头,让父亲放心。这时,父亲摘下了手腕上的手表戴在了我的左手手。“这表给你用吧,好看个时间,上班别迟到!”父亲和颜悦色、温声细语地说着。顿时,感激的热血沸腾了我的全身,泪水夺眶而出。父亲拍了下我的肩膀,转身大步奔检票口而去。我瞪着含泪的双眼,直直地看着父亲。就在他一转身时,我把手表快速摘下放在了他那肥大的裤袋里,父亲没有察觉到。看着父亲匆忙跨步远去的高大背影,我的泪水一直在淌着,眼睛模糊了,父亲的背影不再清晰,逐渐看不见了。但好像看到父亲转头挥手的背影在一瞬间重现着。我呆呆地背影站在那里好久,那高大的背影,像矗立在我心中神圣发光的灯塔,指引我坦坦荡荡的人生路。

## 爹爹给我无价宝

王瑞敏

“爹爹给我无价宝,怎说没留什么钱。你的财宝车儿载,船儿装,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这是《红灯记》中的著名唱段。每当听到这段唱,我便想起了我逝去的老父亲——招远市道头东村的一位普通的老农民。

父亲的命很苦,如果还活着,如今也该100岁了。他一生娶了三房妻子,养了8个儿女。旧社会医疗条件差,第一位妻子因难产不幸早亡。第二位妻子也就是我亲生母亲37岁因患子宫癌医治无效而死去。第三位妻子一辈子未生育,陪他活到80岁与他同年去世。回想起父亲这一生,屡受重挫,饱经风霜,活得实在不容易。前两任妻子常年有病,第三任妻子又不中用,他往往是又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一把手,一家10口人的生计全扛在他一人肩上。

父亲是个勤快人,晚上怕孩子感冒,把尿桶拿到屋里,天不亮,他就把尿挑到菜地里。回来后,再烧一锅水,逐个把我们叫起来洗脸。每当

温暖的水洗在脸上,我感到浑身上下暖煦煦的,那是一种父爱的温暖。晚年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出去遛弯常常找不着家门。但是即使这样,心里还总是记挂着别人。晚上躺在炕上,总是用手推着我们说:“去睡吧,不用管我,明天还上班,去晚了别让领导怪罪。”

要说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对教育后代的那份责任感。父亲白天累一天,晚上总是不忘教育子女。他时常叮嘱我们:干集体的活,千万不要偷懒,那会让人瞧不起。等干自己的活,休息着干,别累着。他念书不多,却教过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记得他为了教我们懂得谦让与“和为贵”,曾打了个比方:妻子在家做饭,丈夫挑水路过灶间,一不小心把油灯碰倒了。如果两口子素质低,男人好骂了:“这是放灯的地方吗?”妻子则会反唇相讥:“这么亮的灯,你眼瞎呀?”这个仗就干起来了。如果两口子素质高,男人会说:“你看我这个人,锋利的灯我没看见,对不起。”女人会说:“不怨

你,是我不该把灯放到这里。”你看夫妻俩互相认错,这场战争就避免了。父亲朴实的话语,竟成了我们兄弟姊妹一辈子的座右铭。我们同父异母的八兄妹关系融洽,团结和睦,这不能不归功于父亲的良好教育。

父亲离开我们快20年了,每逢回想起父亲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我便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肃然起敬。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产,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车载斗量,让我受益终生!



## 莱州抗战女英雄

### 张嘎丽娅



杨君

笔者读5月4日《人民日报》抗战记忆万字文章《倒在黎明前的和平天使》,文中一处提及抗战少女英雄张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生于山东省掖县”,或地域观念使然,英雄壮举触动,这寥寥几字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竟使我当晚通读了三遍,有些段落不下五次画杠细读,似在寻找英雄的蛛丝马迹:英雄的老家到底是莱州的哪个镇街哪个村庄?乡亲们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流淌着莱州血脉的少年英雄吗?事情原委到底怎样?

据《倒在黎明前的和平天使》文披露,张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生于山东省掖县,从小跟叔叔“闯关东”“跑贩子”,做以货易货的毛皮生意,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1922年落脚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做了一名列车押运员。就在此年,张焕新遇到了17岁的苏联俄罗斯族姑娘菲涅,二人婚后菲涅改为张姓。1928年,他们生下中俄混血的女儿起名张嘎丽娅,嘎丽娅另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全家人视她如珍宝。在当年不大的绥芬河市,有不少人认识年幼的嘎丽娅:留着长长的辫子,爱打蝴蝶结,爱穿连衣裙、小靴子,喜欢唱歌,乐于助人,眉目清秀,亭亭玉立。1945年嘎丽娅17岁,之前毕业于露西亚侨校的她,会俄语,汉语。因1933年日军侵占绥芬河推行奴化教育,中国学校、俄式学校都增设日语,嘎丽娅的日语成绩也很好。

重大的历史事件定格在1945年。是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但驻守在绥芬河城北天长山要塞的2500日军兵力,依赖牢固的工事、囤积的大量战略物资及配备的轻重武器,致使苏联红军攻击的尝试遭遇了猛烈反击。强攻意味着伤亡。苏军暂停强攻,调遣机械化部队集结,坦克整装待发,重炮阵地部署完毕,对其要塞暂时封锁。同时苏联红军绥芬河临时司令部决定向该要塞遣人劝降,以抓住紧急的战机。当时劝降日军是对众多边境要塞现实的考量。一苏联军官急切寻找会说日语的,所有的视线一下子聚集在嘎丽娅身上。此时此地,寄希望于她能以流畅的汉语、俄语和日语,帮助说服日军接受即将到来的和平,以避免残酷的最后死战。此时其弟弟张树烈陪在妈妈菲涅身边,听姐姐嘎丽娅对妈妈说:“红军征召翻译,让我跟他们上要塞,去劝日本人投降。”母亲哭着,解下自己红色的花头巾披在女儿肩上,嘎丽娅还想说什么,可军官催促她,就和四个苏联红军乘汽车向要塞驶去……

嘎丽娅8月11日上山,12日仍未归。从13日开始,苏联红军持续三天三夜向着天长山万炮齐发,主峰削去3米多,山上土层剥去十几米厚……在嘎丽娅和

苏联红军对日劝降的一天多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道,劝降的情节更成了一个谜。每个人谈论起此事都唏嘘不已,有的说嘎丽娅上山劝降被日军当场杀害,有的说死于乱军,还有的猜测会不会被封进地堡饿死了。军方未能对其做出书面结论,嘎丽娅等被列入战争失踪人员。苏联老红军菲多尔琴科曾在嘎丽娅劝降前与之有过接触,终老时无数次对家人说:“我这枚红星勋章应该是嘎丽娅的。”

历史像一站站向前的列车,接下来新中国成立、政治运动、中苏论战、改革开放、边贸重开……嘎丽娅的故事在绥芬河老人们口中一次次被提起。张焕新则一直由妻子菲涅陪伴着,包括“文革”期间,辗转迁离。直到1980年4月,安葬了丈夫,菲涅随儿子离境,逝于乌苏里斯克。张焕新若活到现在,推测年龄应在110岁左右,英雄张嘎丽娅今年是87岁诞辰。

1984年,绥芬河地方志编辑孙伯言在一份60年代的公安档案中看到寥寥数语:“当地居民张焕新的中俄混血姑娘三次到北山劝降日军,英勇牺牲。”一个年轻的姑娘,连同志身后恢弘的场景,加之史志职业的求实探索精神,令孙伯言久久不能忘怀,接下来近30年不断寻找所有与嘎丽娅有关的片段。嘎丽娅的故事本就一直在绥芬河口耳相传,孙伯言的行动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众多热心人的帮助。孙伯言得到了当年菲涅带回俄罗斯的女儿嘎丽娅的照片。孙伯言请到了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院长恰尔金院士等多名顶级艺术家,为嘎丽娅设计塑像。2009年,绥芬河市民在市中心用青铜为嘎丽娅塑起一座雕像纪念碑。孙伯言将嘎丽娅和纪念碑的故事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热情回信,其中一段话镌刻在6米高的基座上:“我们的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

至此,笔者学习《人民日报》这篇万字文章,再未发现涉及“掖县”“莱州”地名的更进一步的提法,以及其张姓族人的人脉信息。我心有不甘,询问市民政部门,翻查《莱州市志》及相关抗战回忆书籍,电话求询数千里之外的孙伯言先生,均无新收获,想就此止笔。不料想,稍前截稿时电询绥芬河市政府办公室又知,当地还建有嘎丽娅纪念馆,馆长于观春回忆说英雄的老家是莱州市吕村,家中还曾有其二叔名叫张用新……为此,撰写该文,以期通过当地媒体引起公众关注,或许能寻找到英雄老家更多的信息,使莱州的少年英雄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精神上的“乡土归宿”。毕竟,不仅仅因为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偶现不知的与“掖县”有关的抗日英雄是幸事,窃以为,先辈蘸血为文,写下国运兴衰与我们每个个体苦乐悲喜的每一次共振,从而成就了今天。过往和当下,如两点之间的连线,无可置疑地决定着接下来的走向。

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必定会英雄辈出,值得今人去追踪,去探究,记住她(他)们的名字,为有从我们热土上走出去的英雄而自豪!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